



區域情勢 REGIONAL

● 作者/Tim Devine ● 譯者/余振國 ● 審者/馬浩翔

# 美戰區陸軍對印太地區 地面武裝力量之重要性

The Theater Army and the Consequence of  
Landpower for the Indo-Pacific

取材/2021年11-12月美國軍事評論雙月刊(*Military Review*, November-December/2021)





陸軍能長久奪取、占領和保衛位於陸地上的港口、機場和先進載臺集結整備區的部隊。戰區陸軍司令/指揮官被賦予行政管制權，成為聯合部隊作戰和作業發揮作用的主要推動者，讓陸軍成為維繫聯合部隊的關鍵力量。

2020年12月30日，第25步兵師第25戰鬥航空旅和師屬砲兵在夏威夷史考菲爾德(Schofield)營區的「戰犬基拉任務」(Operation Wardog Kila)中，參加與美陸戰隊的聯合實彈演習。第25步兵師透過其積極與聯合夥伴及國際夥伴接觸，不斷證明其已準備好完成任何規劃好的任務，以維持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Source:US Army/Sarah D. Sangster)







印太地區是大國間軍事競爭焦點，中共、俄羅斯和北韓等對手在各領域中與美國聯合部隊的較量日益激烈。美國印太司令部新任司令阿基里諾(Chris “Lung” Aquilino)上將同意其前任所發表的大膽聲明：「美國在該地區的最大危險是削弱傳統嚇阻力」。<sup>1</sup>但鑑於國家政策將印太地區列為要優先考量戰區，並將中共列為快速發展的威脅，美陸軍一直在努力傳達為何陸上戰力，在印太地區如此以海洋、近海和海峽為特點之處，並且對抗不太可能在陸上接戰的情況下這麼重要。政策制定者支持恢復傳統嚇阻手段，主要是透過採購更先進的海軍、空軍和太空載臺，例如無人水面艦艇、第五代隱形戰鬥機和預警衛星。<sup>2</sup>然而，為協助支付這些投資，陸軍最高優先預算已經被削減36億美元，這掀起全球性安全問題的憂慮，而且在印太地區尤為嚴重。<sup>3</sup>陸上戰力投資下降，更因為國防開支緊縮而更加惡化，構成嚴重問題，因為只有陸上戰力才能奠定傳統嚇阻的基礎。不可否認，來自其他軍種的先進載臺強化威逼能力，但對聯合部隊而言，美陸軍和陸上戰力以獨特的方式支持聯合部隊的威逼聲勢，使其在所有領域中得以應用任何形式的軍事武力。

正如國防政策分析師柯瑞派恩維奇(Andrew Krepinevich)所說，嚇阻是以拒止或懲罰等方式發揮作用，會採取威脅或實際使用武力，來阻止敵人進行所計劃採取之行動。<sup>4</sup>此外，他也認為：「為保證能嚇阻非核形式的大規模侵略，社會愈加依賴傳統部隊」。<sup>5</sup>若要瞭解陸上戰力對傳統嚇阻的重要貢獻，以及陸軍在印太地區更廣泛的價值，由三大相互交織、不可複製的職責所圍繞

著，這些職責由一個最不為人所知但最為重要的陸軍部隊，也就是美戰區陸軍來執行。首先，作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區陸軍，美國太平洋陸軍承擔聯合部隊多數永無止境的行政與支援需求，而任何其他軍種內組織都缺乏能力、實力或意願來滿足這些要求。其次，戰區陸軍透過擴大與國防安全夥伴的競爭空間以及聯合部隊的作戰範圍，來塑造並影響軍事競爭局勢。最後，戰區陸軍防止新出現的危機對美國利益造成不可逆轉損害，此外對國防來說最關鍵的是，可以讓聯合部隊在包括大規模作戰在內，所有形式的陸戰中獲勝。其他軍種的先進載臺都能在戰爭中發揮關鍵作用，但若缺乏具決定性的陸上戰力來整合並且促進所有領域的戰力，聯合部隊將永遠無法實現國防部長迫切希望能建立的「整合嚇阻」。<sup>6</sup>

### 管理及支援部隊的長期需要

陸軍定期進行組織建構，以處理、提升並且維護有關軍隊戰力的繁重行政與支援任務。然而，今天戰區陸軍負責的工作，遠遠超過其組織前身。陸軍歷來在部門體制下依職能或地理邊界進行組織單位組建。這些部門的歷史可追溯到美國獨立戰爭時期，並且自此以後一直以某種形式加以運用。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南方司組織並且提供一支由潘興(John J. Pershing)准將指揮的部隊，追擊墨西哥的維拉(Pancho Villa)。<sup>7</sup>約莫同一時期，美陸軍成立夏威夷司，該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擴編為美陸軍太平洋部隊，後來演變成美國太平洋陸軍。<sup>8</sup>在取消司的銜稱後，今日職能部門和地理上的陸軍部隊指揮部(Army

Service Component Commands, ASCC)繼續執行俗稱第十篇(Title 10)的長期行政和支援任務。但正如更新準則中所解釋，「每個聯戰司令部都有一個陸軍部隊指揮部，而戰區陸軍是地區聯戰司令的陸軍部隊指揮部」。<sup>9</sup>換言之，戰區陸軍的功能，是擔任地區的陸軍部隊指揮部，而不是反向為之。此事實嚴重受到誤解，但卻非常重要，因為戰區陸軍與過去部門不同，除了行政和支援之外還有更多其他作業。

然而，由於相關授權，陸軍部隊指揮部的角色具有廣泛作用。陸軍部長將《美國法典》第十篇授予之所謂行政管制權力，下放給戰區陸軍的司令/指揮官。<sup>10</sup>因此，美國駐太平洋陸軍得以行使此權力，為整個地區陸軍部隊和涵蓋之部隊履行職掌，例如編組和部署部隊、訓練和補給部隊、保養和維修裝備以及構築軍事基礎設施。<sup>11</sup>此外，行政管制權讓戰區陸軍得以處理戰區大量的情報資料，以支援作戰任務，並且協調網路支援以保護網路。行政管制權也涉及財務和軍紀、後備部隊的動

員，以及地區內數十萬名官兵、文職人員、眷屬與退休人員醫療保健等行政措施。<sup>12</sup>戰區陸軍作為美國印太司令部的陸軍部隊指揮部，為聯戰司令提供一個計畫與預算切入點，因為聯合部隊的大部分購買力在其軍種手上。例如，為期六年、耗資270億美元的太平洋嚇阻計畫(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PDI)優先考慮陸基防空和飛彈防禦以及長程精確射擊，但這「並非個別經費」。<sup>13</sup>除非國會明確撥款，否則軍種只能從其基本預算中撥出經費來填補這些資金缺口，令人遺憾的是，陸軍在2022會計年度的50億美元太平洋嚇阻計畫的撥款申請中並未獲得任何資金。<sup>14</sup>然而，除選定的太平洋嚇阻計畫外，聯合部隊還須大量投資陸上戰力。陸軍的預算不斷下修，到目前為止，來自太平洋嚇阻計劃的撥款為零美元，陸軍卻是唯一投資於「印太地區陸上戰力轉型」的軍種。<sup>15</sup>

行政管制權並非是指揮授權，但其允許戰區陸軍作為多個層級聯合部隊作戰與作業發揮作用的主要推動者。美陸戰

隊鄧福德(Joseph Dunford)上將曾將陸軍稱為美軍的「中樞」。鄧福德在近期擔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期間這麼說：「我是刻意使用『中樞』這個詞，因為陸軍實際上是維繫聯合部隊的力量」。<sup>16</sup>他會有如此看法，有很大部分是源於一系列全面外部支援需求，即陸軍對其他軍種的支援和國防部執行代理人等職責，主要由戰區陸軍獨特的戰區功能指揮部予以執行。例如，戰區支援指揮部透過遂行大量燃料和補給配送、部署部隊、分配裝備以及提供食物和水等廣泛的部隊維生給養以支援聯合作戰區。<sup>17</sup>與此同時，陸軍防空和飛彈防禦指揮部整合一個分散且具高度存活能力的短程、中程以及長程防禦的陸基網路，來對付彈道飛彈和制空威脅。相較之下，陸軍要負責的執行機構需求，比所有軍種、國防機構與國防部野戰作業的總和還來得多，但後者也相當依賴這些陸軍機構。<sup>18</sup>

美國太平洋陸軍是整合陸軍部方案的關鍵環節，以解決聯合部隊最緊迫的陸上戰力需求。例如，透過向陸軍體制提



2021年7月28日，第7支援旅第97運輸連的士兵和民間承包商，將分配給第174防空砲兵團第1營的復仇者防空系統裝載到陸軍船上，以支援關島海軍基地的覓食者21(Forager21)演習。該次演習是美國太平洋陸軍的行動，旨在測試和精練戰區陸軍將陸上戰力部隊投入戰區的能力、指揮並且管理這些部隊，以有效利用其支援美國盟軍、夥伴與該地區的國家安全目標。

(Source: US Army/Olivia Lauer)

供對快速發展的作戰環境的見解，戰區陸軍會影響維持或在某些情況下重獲不對稱優勢所需戰力發展和設計變化、準則翻新以及構想發展。美國太平洋陸軍訓練區提供了複製在陸軍聯合訓練中心進行大規模集體訓練的可能性。此外，這些群島、叢林、山地和極地訓練環境，提供了在重點戰場中惡劣地帶生活、作業和戰鬥的獨特機會，就連在太平洋戰爭的老兵斯萊奇(Eugene Sledge)都心

存畏懼，描述這些地帶為「難以置信的崎嶇、混亂和令人困惑」。<sup>19</sup> 此外，戰區陸軍協調陸軍全球維持和後勤網路，以處理數十億美元的預先部署庫存、進行基地級維修，並且指導承包商替各級聯合和多國作戰及訓練提供支援。陸軍首支多領域特遣部隊，在美國太平洋陸軍作戰管制下，示範戰區中陸軍如何在包括網路和太空在內的所有領域中，為聯合部隊試驗並且快速利用長程感測和射

擊、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能力。另外，美國太平洋陸軍，有可能成為各軍種刻正進行的試驗，以及未來構想開發的關鍵整合者，如陸軍的「聚合計畫」(Project Convergence)、海軍的「優勢計畫」(Project Overmatch)，以及空軍的先進戰場管理系統和彈性戰鬥部署(Advanced Battle Management System and Agile Combat Employment)。這一切都有可能達成，因為戰區陸軍提供將所有聯合部隊勤務連接陸上戰力，並且使戰區能夠進行全方位軍事行動。

### 塑造與影響軍事競爭態勢

美國太平洋陸軍不僅必須為所有美國地面部隊在陸上作戰創造條件，還必須為整個聯合部隊從陸上發起之作戰創造條件。考慮到十年後，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將生活在涵蓋全球一半面積的印太地區，這是任重而道遠的。<sup>20</sup> 自從戰區陸軍升格為四星司令部以來，在2014年，第一位四星司令布魯克斯(Vincent Brooks)上將頒布一項聯戰指令，將美國太平洋陸軍指派為戰區聯合地面部隊司令



部。<sup>21</sup> 此長期有效派令賦予其協調權，使戰區內所有美國地面部隊(包括陸軍、陸戰隊和特種作戰部隊)的計畫與訓練同步化和一體化。<sup>22</sup> 該指派具有重要意義，原因有二。首先，戰區陸軍負責協調聯合部隊在陸上的日常作業和勤務，陸地是人類唯一能存活的領域，會是影響軍事競爭上無形人性層面的核心要素。其次，考慮到陸軍為發展必爭之後勤聯戰構想所作的相應努力，戰區陸軍協調聯合部隊的大多數戰區內部隊投送勤務，同時在聯合作戰期間提供大量戰區內後勤作業。

在整個地區和所有領域中，敵人與聯合部隊間較勁的機會愈加增多，但軍事競爭的地面情勢卻圍繞著資訊、影響力和人員展開。與其他以載臺為基礎的軍種不同，陸軍以人為本，正如陸軍參謀長麥康威爾(James McConville)上將所說：「人員是陸軍的最大資產」。<sup>23</sup> 例如，地區聯盟安全部隊援助旅，透過在南亞、大洋洲和東南亞第一島鏈內的地面部署與運用美軍，讓共軍進退維谷。與此同時，這些部隊提供實際從事



2021年7月16日，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州格羅爾營區舉行的護衛軍刀演習中，美軍第1防空砲兵團第1營的士兵，發射一枚MIM-104愛國者飛彈，來摧毀無人機目標。這是MIM-104愛國者飛彈首次在澳大利亞土地上發射。在印太地區作戰的陸軍部隊將關鍵的多領域能力以獨特方式相互融合，讓聯合部隊發揮作用。(Source: USMC/Alyssa Chuluda)

之教育、訓練、諮詢和援助，直接因應美國盟國和其夥伴最重要的自身利益：保衛其主權疆界與保護人民。以其他可見方式展現美方承諾，戰區陸軍指派地面部隊(就如同在太平洋島國展開作戰的地面部隊)結合整個地區由國務院領導的國家團隊。這些部隊在許多其他任務中展開軍事資訊支援作戰，以直接反制中共、俄羅斯和北韓具侵蝕力的錯誤和虛假資訊戰。使用網路工具、飛越權或

航行自由行動都有其影響，但陸軍擅長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以及與民眾持續接觸來獲得並保持影響力，這對陸軍而言是基本，而其他軍種無法複製的能力。

戰區陸軍的演習和活動，將緊密結合地區的陸上武力網路，並且為複雜的地區安全架構奠定基礎。蘭德(RAND)公司最近的一份報告中結論道：美國成功嚇阻關係取決於明確表達出承諾，以及在當地戰力平



衡上有明顯優勢。<sup>24</sup> 美國太平洋陸軍的安全合作勤務，例如與澳大利亞與其他多國夥伴的年度護衛軍刀(Talisman Sabre)演習，此兩者兼而有之。此外，自2014年以來，美國太平洋陸軍每年都將一些過去單獨進行的活動，合併為一個主要的大規模、聯合、與多國行動，稱為太平洋棧道行動(Operation Pacific Pathways)。正如國會報告所強調，陸軍官員表示，通道就是「在多個指揮階層中建立戰備狀態；為合作夥伴增加演習的複雜性……以持續的前進(軍力)展示支援太平洋兵力重新平衡；並且允許陸軍對這種能力進行戰力測試」。<sup>25</sup> 此外，陸軍主辦之高階領導人會議，如一年一度的印太陸軍參謀長會議和印太地區陸上戰力會議，不僅明確展現美國承諾，而且還為軍售創造機會，促進作業互通性，同時鼓勵其他國家選擇美國作為首選之安全夥伴。最後，過去25年來，國民兵的國家夥伴關係計畫(National Guard's State Partnership Program)與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家建立聯繫。<sup>26</sup> 透過

陸上戰力網路獲得機會，聯合部隊能夠加強其在整個地區作戰基礎，特別是在第一島鏈內，而該地區是被普遍認為對聯合部隊而言「超出範圍」。<sup>27</sup>

其他軍種載臺的作戰範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戰區陸軍所提供之維持和後勤骨幹。從大洋洲到北極、從南亞到太平洋美國本土，美國太平洋陸軍提供通用的後勤和陸路運輸、建設與維護前進基地和調配整備區，協調委外合約支援要求，並且預先部署設備、物資和運輸裝備。矛盾的是，印太地區的陸軍船舶系統承擔大部分船對船轉運、船到岸轉運，以及戰區內人員和貨物運輸。<sup>28</sup> 因此，美國太平洋陸軍是聯戰相互依存典範，這被定義為「一個軍種特意依賴另一個軍種的能力，將以最大程度發揮兩者的互補和強化效果(即協同效果)」。<sup>29</sup> 美陸軍戰爭學院(U.S. Army War College)教授約翰森(William T. Johnsen)認為，沒有單一軍事力量來源能主宰未來安全環境。反之，約翰森認為：「關鍵問題將是如何最佳融合軍事(通常是國家)戰力的組成，以提供預期

結果」。<sup>30</sup> 由於恢復傳統嚇阻的計畫取決於先進載臺，無論是在軍事競爭、危機或是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中，聯合部隊往後的相互依存，將取決於唯有戰區陸軍才能提供的基礎能量。

### 在危機和衝突中預防與取得勝利

隨著軍事競爭加劇，戰區陸軍為聯合部隊提供持久優勢：領導統御。隨著規模擴大，在聯合和多國聯盟方面，美國駐太平洋陸軍司令部可以作為四星級聯盟聯合特遣部隊總部。斯萊奇寫道：它還可以替聯合作戰地區內的聯合與多國部隊，扮演地面部隊司令部的角色，例如2011年福島第一核電廠(Fukushima Daiichi)核災難期間的美國駐日陸軍，或者在「太平洋戰爭中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戰役」期間美國駐紮在沖繩的第10軍團。<sup>31</sup> 如其前輩般，戰區陸軍可以在需要時組建為野戰軍，有能力代表聯合部隊指揮部具有單獨對多個軍級規模的部隊進行指揮和管制。美國太平洋陸軍行使被稱為作戰管制(或簡稱OPCON)指揮權，長期

領導美軍指揮權的最大作戰司令所指派之部隊，約占陸軍總戰鬥兵力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一個軍、幾個戰術師和多個將軍級領導的功能指揮部。在新冠肺炎猖獗期間，美陸軍部隊透過在全區分發醫療用品與接種疫苗，獲致可觀成果，促進美國的領導地位和價值觀。<sup>32</sup> 此外，戰區陸軍的計畫人員透過將陸上戰力基本能力，整合到聯合兵棋推演、作戰和計畫中，而在領導應變計畫工作方面表現出色。這麼做提供可定製、可擴展、靈活之嚇阻選項，防止對手趁機侵略而獲益。然而，在危機或突發事件期間，斷續部署、維持與領導部隊需求，主要取決於戰區陸軍長久為聯合部隊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

戰區陸軍提供在所有具爭議的領域內進行作業時所須之關鍵安全架構。美國太平洋陸軍領導聯合部隊，在反制無人機系統、化學與生物防禦，以及組織範圍內警訊和大規模通知等工作，都是戰略上相當脆弱的部分。在多領域下特遣部隊提供大量經過整合的戰力，讓福特級航母等先進載臺，能夠降



2021年8月7日，在印尼巴圖拉賈(Baturaja)訓練區舉行的嘉魯達之盾(Garuda Shield) 21號聯合訓練演習中，美軍第25步兵師第21步兵團第1營和印尼國民軍(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的士兵向目標前進。

(Source: US Army/Rachel Christensen)

低並且突穿敵人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假象。先進的陸軍網路工具、長程極音速以及反艦飛彈，可在極遠距離下提供保護。新興之網路能力，例如陸軍2025年戰力集，為聯合部隊提供了一個可隱藏、可存活和分散式的「網路，更具遠征性和機動性，但可以傳遞和處理大量資料」。<sup>33</sup> 此外，隨著其他軍種進行改革，對陸軍戰力的依賴可能會提高，特別是在基地安全、人員保護以及防衛夏威夷和關島等太平洋國土方面。例

如，美海軍軍令部部長贊成「移除如岸上神盾(Aegis Ashore)這種非核心海軍任務」，但除了海上神盾外，聯合部隊須全然依靠陸軍提供彈道和巡航飛彈防禦系統。<sup>34</sup> 同樣，陸戰隊選擇棄置坦克以及大部分建制火砲和旋翼飛機，但如是作法大大增加陸軍在岸上保護和支援任何規模的陸戰隊部隊負擔。<sup>35</sup> 這也點出一個矛盾問題，也就是雖然對陸上戰力的需求增加，但陸軍的預算卻陷入了減少的窘況。





美國太平洋陸軍的前進態勢展示美國的戰略承諾，並且鞏固聯合部隊武力投射的作戰基礎。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在先前訪問東北亞時表示，美國與南韓的聯盟「從未像當今這樣重要」。<sup>36</sup> 近70年來，陸軍固定在朝鮮半島展示兵力，一直是對北韓進行傳統嚇阻的基礎，在這裡，美國唯一現役的野戰軍團大幅降低了從對抗過渡到武裝衝突的風險。<sup>37</sup> 同樣在日本也有美國駐軍，而這是隸屬美陸軍的部隊，不僅要監督重要前進部署的信號情報、支援、航空和砲兵部隊，而且還在有需要時提供建立前進作戰指揮所的能力。美國駐防阿拉斯加的陸軍擁有類似能力，但也包括專門在極端寒冷天氣和高海拔環境作戰的部隊，而這與北極地區日益激烈的軍事競爭有關。在東南亞，陸軍已擴大其在南海周圍的兵力展示。最近的一個例子包括向泰國「整批」銷售史崔克(Stryker)裝甲車，包括車輛、維護、訓練和備份零件。<sup>38</sup> 幾十年來，美陸軍特種作戰部隊向來是菲律賓的中流砥柱，對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和伊

斯蘭國(Islamic State)等組織進行戡亂作戰。<sup>39</sup> 海軍可以利用陸軍在菲律賓的積極影響力，推動恢復蘇比克灣的海軍基地，鑑於此地附近深水港口不足，如此戰略布局至關重要。<sup>40</sup> 陸軍態勢等於為美國提供更強大安全關係，但正如某項態勢研究指出，這也讓美國「在大規模戰爭中有大量兵力流動」。<sup>41</sup>

如果印太地區傳統嚇阻失敗，聯合部隊必須作好戰爭中獲勝的準備。只有陸軍才能提供全領域衝突所需之大規模、多功能戰力深度以及持久地面部隊。美國雖然無法準確預測未來戰場，但可能會涉及局部、分散式、由資料驅動、快節奏以及能長期抗戰的暴力對手，同時也不排除使用戰略武器的可能。所有形式的戰力在戰爭中都有其侷限性，但正如軍事戰略領域的著名學者米列夫斯基(Lukas Milevski)所言：

「只有陸上戰力才能獲得並且行使控制權」。<sup>42</sup> 考量到現代軍隊對先進技術的關注，陸軍是唯一能夠長久奪取、占領和保衛相關港口、機場和先進載臺集結整備區的部隊，因為這些

設施都位於陸地。<sup>43</sup> 儘管很少有政策制定者希望在陸地上與中共作戰，但事實是共軍的重心仍然是陸軍，而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常備地面部隊。<sup>44</sup> 此外，俄羅斯軍事侵犯的風險並不侷限於歐洲，正如美國印太司令部所承認：「北韓仍然是美國最直接的威脅」。<sup>45</sup> 要確保聯合部隊能夠在任何不利條件下、在任何衝突期間、在所有地面環境中，部署、戰鬥並且戰勝敵軍。印太地區的陸地範圍對美國利益仍然至關重要，不僅因為據點與關鍵地形的戰略價值，還因為其包含美國主權領土。陸軍最重要的職責是，必須保衛美國本土並且保護美國人民。總之，戰區陸軍確保聯合部隊能在所有陸地環境中、任何不利條件下，以及在任何衝突期間，進行部署、作戰並且戰勝敵軍。

### 結論

不可否認，先進載臺可以提供更強的威逼能力，但其他軍種都無法複製美陸軍具備且固有之基本作用，亦即美國是唯一能夠提供和維持陸上武力的部隊。要保持不對稱優勢，有賴於

先進技術和載臺，但要完全恢復傳統嚇阻並實現「整合嚇阻」，就需要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陸上武力進行相應轉型。各軍種載臺尚未擺脫對陸地的依賴，像是勃克(Arleigh Burke)級驅逐艦必須停泊在港口、偵察機最終得降落、頭頂上不斷運作的紅外線衛星，則要與地面終端站保持通信。與過去地域部門相比，戰區陸軍有顯著演進，現在成為聯合部隊的「關鍵」部隊，也體現聯合部隊間相互依存的关系，並且提供增強聯合部隊在所有領域的威逼聲勢基本戰力。戰區陸軍透過造成敵方多重困境、強化聯合部隊整合，以及鞏固該地區陸上武力網路來進行常態競爭。美國太平洋陸軍保衛太平洋上的國土、保護美國人民，並且作

好在陸地上戰鬥的準備，在擊敗美國敵人方面扮演決定性角色，而陸地仍然是戰爭的基本戰場。經由管理和支援部隊的持久需求，塑造並且影響軍事競爭的態勢，以及在危機和衝突時預防和取得勝利，戰區陸軍代表並且鞏固陸軍和陸上武力對印太地區不可或缺的价值。

#### 作者簡介

Tim Devine少校是美陸軍戰略家，他調派至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部，擔任美陸軍本部作戰計畫處的戰略規劃人員，擁有色岱爾(The Citadel)軍事學院的歷史學士學位和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Reprint from *Military Review* with permission.

#### 註釋

1. Alderson Court Reporting, *Stenographic Transcript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United States Senate, to Consider the Nomination of Admiral John C. Aquilino, USN, for Reappointment to the Grade of Admiral and to be Commander, 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Command* (Washington, DC: Alderson Court Reporting, 23 March 2021), accessed 19 August 2021,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21-14\\_03-23-2021.pdf](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21-14_03-23-2021.pdf).
2.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omptroller)/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USD[C]), *Defense Budget Overview: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iscal Year 2022 Budget Reques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May 2021), 2-4–2-12, accessed 19 August 2021, [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2/FY2022\\_Budget\\_Request\\_Overview\\_Book.pdf](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2/FY2022_Budget_Request_Overview_Book.pdf).
3.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Army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mptroller), *FY 2022 President's Budget*

*Highlights*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May 2021), 7, accessed 19 August 2021, [https://www.asafm.army.mil/Portals/72/Documents/Budget-Material/2022/pbr/PBHL%20FY%202022%2025%20MAY%202021\\_V21.pdf](https://www.asafm.army.mil/Portals/72/Documents/Budget-Material/2022/pbr/PBHL%20FY%202022%2025%20MAY%202021_V21.pdf).

4. Andrew Krepinevich, *The Decline of Deterrence* (Washington, DC: Hudson Institute, 2019), 16.
5. Ibid., 17.
6. C. Todd Lopez, “Defense Secretary Says ‘Integrated Deterrence’ Is Cornerstone of U.S. Defense,” DOD News, 30 April 2021, accessed 19 August 2021,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2592149/defense-secretary-says-integrated-deterrence-is-cornerstone-of-us-defense/>.
7. Frank Thompkins, *Chasing Villa: The Story Behind the Story of Pershing's Expedition into Mexico* (Lanham, MD: Stackpole Books, 2017), 178.
8. “Evolution of Army Pacific and Major Subordinate Commands,” U.S. Army Pacific, 14 April 2004, accessed 19 August 2021, <https://www.usarpac.army>.





- mil/history2/evolution.asp.
9. Field Manual (FM) 3-94, *Armies, Corps, and Division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GPO], 2021), 3-2.
  10. Army Regulation (AR) 10-87, *Army Commands, Army Service Component Commands, and Direct Reporting Units* (Washington, DC: U.S. GPO, 2017), 2.
  11. 10 U.S.C. § 7103 (1986), accessed 19 August 2021,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0/7013>.
  12. AR 10-87, *Army Commands, Army Service Component Commands, and Direct Reporting Units*, 10.
  13. OUSD(C), *Defense Budget Overview*, 2-4.
  14. OUSD(C),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Washington, DC: DOD, May 2021), 15, accessed 27 August 2021, [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2/fy2022\\_Pacific\\_Deterrence\\_Initiative.pdf](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2/fy2022_Pacific_Deterrence_Initiative.pdf).
  15. Charles A. Flynn, *U.S. Army Transformation of Land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Unclassified Summary*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May 2020), 1.
  16. Joseph Dunford, “Remarks to the Association of the U.S. Army (AUSA)” (remarks, Association of the U.S. Army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5 October 2016), quoted in Jim Garamone, “Change Coming to Strategic Levels in Military, Dunford Promises,” DOD News, 5 October 2016, accessed 19 August 2021,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965661/change-coming-to-strategic-levels-in-military-dunford-promises/>.
  17. FM 3-94, *Armies, Corps, and Division Operations*, 3-11.
  18. DOD Directive 5101.1, *DOD Executive Agent* (Washington, DC: DOD, September 2002), accessed 19 August 2021, [https://www.esd.whs.mil/Portals/54/Documents/DD/issuances/dodd/510101\\_2002.pdf](https://www.esd.whs.mil/Portals/54/Documents/DD/issuances/dodd/510101_2002.pdf).
  19. E. B.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At Peleliu and Okinawa*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1), 127.
  20. *Statement of Admiral Philip S. Davidson, U.S. Navy, Commander, U.S. Indo-Pacific Command,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U.S. Indo-Pacific Command Posture*, 117th Cong. (2021) (statement of Adm. Philip S. Davidson, Commander, U.S. Indo-Pacific Command), 2, accessed 19 August 2021,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Davidson\\_03-09-21.pdf](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Davidson_03-09-21.pdf).
  21. Joint Publication (JP) 3-31, *Joint Land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U.S. GPO, 2019), II-2.
  22. Adm. Samuel J. Locklear memorandum, “Initiating Directive: Designation of Theater Joint Force Land Component Commander and Deputy,” 12 September 2013.
  23. James McConville, quoted in Sean Kimmons, “New Chief of Staff: Taking Care of People Key to Winning the Fight,” Army News Service, 9 October 2018,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www.army.mil/article/225377/new\\_chief\\_of\\_staff\\_taking\\_care\\_of\\_people\\_key\\_to\\_winning\\_the\\_fight](https://www.army.mil/article/225377/new_chief_of_staff_taking_care_of_people_key_to_winning_the_fight).
  24. Michael Mazarr et al., *What Deters and Why: Exploring Requirements for Effective Deterrence of Interstate Aggression*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8), 39, <https://doi.org/10.7249/RR2451>.
  25.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 *Army Pacific Pathways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Needed to Capture Benefits Relative to Costs and Enhance Value for Participating Units*, Report No. GAO-17-126 (Washington, DC: U.S. GAO, November 2016), ii.
  26. “State Partnership Program,” National Guard, 11 March 2021,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www.nationalguard.mil/leadership/joint-staff/j-5/international-affairs-division/state-partnership-program/>.
  27. Nathan Freier et al., “The US Is Out of Position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Defense One, 19 July 2020,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www.defenseone.com/ideas/2020/07/us-out-position-indo-pacific-region/166964/>.
  28. “Watercraft Categories, Watercraft Units and Equipment,” U.S. Army Transportation Corps, 1 February 2021,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transportation>.

- army.mil/maritime/watercraft.html.
29. JP 1, *Doctrine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GPO, 2017), I-2.
30. William T. Johnsen, "Re-Examining the Roles of Land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November 2014), 12,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permanent.fdlp.gov/websites/ssi.armywarcollege.edu/pubs/display.cfm-pubID=1237.htm>.
31.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157.
32. Joint Region Marianas Public Affairs, "US Army Medical Professionals Administer COVID-19 Vaccines in Saipan," U.S. Indo-Pacific Command, 5 April 2021,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www.pacom.mil/Media/News/News-Article-View/Article/2561696/us-army-medical-professionals-administer-covid-19-vaccines-in-saipan/>.
33. Andrew Eversden, "Army Says 2025 Tactical Network Will Make JADC2 a Reality," C4ISRNET, 9 June 2021,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www.c4isrnet.com/battlefield-tech/it-networks/2021/06/09/army-says-2025-tactical-network-will-make-jadc2-a-reality/>.
34. Megan Eckstein, "Navy Wants to Shed Aegis Ashore Mission, but Army Still Hasn't Agreed to Take It," USNI News, 12 January 2021, accessed 28 September 2021, <https://news.usni.org/2021/01/12/navy-wants-to-shed-aegis-ashore-mission-but-army-still-hasnt-agreed-to-take-it>.
35. Andrew Feickert, "New U.S. Marine Corps Force Design Initiativ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 March 2021), 1,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1281/7>.
36. Hyung-Jin Kim and Tong-Hyung Kim, "US-South Korea Alliance 'Ha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Says Defense Secretary Austin," *Military Times* (website), 17 March 2021,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www.militarytimes.com/news/your-military/2021/03/17/us-south-korea-alliance-has-never-been-more-important-says-defense-secretary-austin/>.
37. FM 3-94, *Armies, Corps, and Division Operations*, 3-24.
38. Debra Valine, "Security Enterprise Makes Quick Delivery of First Strykers to Thailand," Army News Service, 5 September 2019,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www.army.mil/article/226718/security\\_enterprise\\_makes\\_quick\\_delivery\\_of\\_first\\_strykers\\_to\\_thailand](https://www.army.mil/article/226718/security_enterprise_makes_quick_delivery_of_first_strykers_to_thailand).
39. Richard Oakley,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Philippines: FID Success and the Way Forward," *Special Warfare* 27, no. 1 (January-March 2014): 48,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www.soc.mil/SWCS/SWmag/archive/SW2701/JAN-MAR\\_2013web.pdf](https://www.soc.mil/SWCS/SWmag/archive/SW2701/JAN-MAR_2013web.pdf).
40. Brian Buzell, "The Navy's Golden Chance to Return to Subic Bay," *Proceedings* 145, no. 6 (June 2019),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19/june/navys-golden-chance-return-subic-bay>.
41. Michael J Lostumbo et al.,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Benefits of Overseas Posture to Contingency Response," in *Overseas Basing of U.S. Military Force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3), 37.
42. Lukas Milevski, "'Fortissimus Inter Pares': The Utility of Landpower in Grand Strategy," *Parameters* 42, no. 2 (Summer 2012): 9.
43. 10 U.S.C. § 7062 (2018),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0/7062>.
44.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20), vii, accessed 20 August 2021,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Sep/01/2002488689/-1/-1/1/2020-DOD-CHINA-MILITARY-POWER-REPORT-FINAL.PDF>.
45. *Statement of Admiral Philip S. Davidson*, 31.